儒林路的老屋

□徐海华

古街是城市的产物。

儒林路是安顺一条保存完整,且热闹非凡的古街。每次踏进这里,脚步会不由自主的慢下来,心也随之跟着静了下来。环顾四周有种时间倒流的错觉。游淌其间,感觉和时间来了一次对话,和历史来了一次交谈。

儒林路的房屋并不宽敞。一百多平米已经算宽宅了,大多数为几十平米。房屋沿街铺展开来,一间挨着一间,偶有一条小巷镶嵌在其中,像血管一样为这片古建筑提供必要的养分。房屋的"山墙"全是石头砌的,但这里的"砌"与别的"砌"有所不同:整间房屋不用一点水泥。与其说是"砌"不如说是"垒"。垒"山墙"非常讲究,石头一层层地往上垒,上层的石头必须压在下层两块石头中间,形成错位。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互相之间形成一个拉扯的力量,垒出来的墙不仅稳固,远远看去,给人一种错乱的美感。

垒墙的石头不大。几十到一百多斤之间。和其他东西比起来,同样一百斤石头,徒手根本抱不起来,所以石匠之间都是互相协作的。用绳子拴好石头,杠子穿过绳子,一人一头抬着就走了,他们步子稳健,不慌不忙,在乱石堆里如履平地。

石匠在垒"山墙"时,除了必备的锤和錾,还会手持一把直角尺。当垒好一块石头,他们就拿着直角尺在石堆里找下一块原材料。找到中意的,先用直角尺粗略地量一下,就用锤把多余的边角敲掉。他们不像木匠那样,非得严丝合缝。他们凭的是一双眼睛,锤起石落,用直角尺再量一次,雏形算是出来了。如果说锤是粗心汉子,那錾就是绣花女子。锤敲击錾,錾将动能和势能传递到石头上,达到剔除的目的。每次敲击声响起,就会从石头上飞溅出一块小石片,石片打到身上,轻者疼痛,重者破口流血。锤和錾撞击的声音像一个个音符,随着山墙的升高,渐渐组成一首美妙的曲子,曲子沿着山墙缓缓萦绕而上,最后传向远方。

将手轻轻贴上去,一股跌宕起伏的触感瞬间传递到手指上。赫然间,手持锤錾的石匠缓缓浮现在眼前,他们的脸灰扑扑的,睫毛和头发像散了一层银粉,仔细看,那是石粉落在了上面。他们全身最干净的地方当属那双眼睛,眼睛不大,甚至眼皮快塌下来盖住了眼球,但这不影响他们的判断,依然能一眼在乱石堆找到合适的石料。

把手搭在墙上,顺着墙角走了一段,在摩擦力的作用下,一股酥麻感直达心底。手心痒痒的,心里却暖暖的。也许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力量所致。

突然,手心传递的温度变了。冰凉感消失,转而是一股温暖传来。触感也发生了改变,从粗糙一下变成细腻,甚至有些平滑感。待回过神来,已经站在房屋的正面。

临街这面的墙全由木头做成。大圆木头当柱子,柱子中间就是门,门是双开门,开得很大,宽度和房间一样,高两米六以上。门中间刻有一个"福"字。每次开关门需两边同时用力,关的时候则是一扇一扇的来。门顶以上全是木板拼接而成的,不用一颗螺丝,典型的榫卯构造。再往上,开了几扇窗子。

看得正投入。"进来坐嘛!"回过神来,原来是老板娘站在门口喊。我笑着点头进去了。我没有拒绝,是因为恰有此意。可能是去得太早的缘故,店里没人。我想可能正因为没人,老板娘才有时间招呼我,要是换作下午或晚上,她连看我的时间都没有。

屋内全由木头装饰而成,就连桌椅板凳都是木制的。唯一遗憾的是房间是通间,没有隔断,一眼就能看到底,少了些隐蔽和曲折感。这样也有一个好处,方便摆桌经营。老板娘看出我不是食客,倒了一杯水,说:"慢慢看。"这话倒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。

我大大方方地细看起来。屋子没有吊顶,纵横交错的圆木交织在屋顶。细看,它们之间其实存在互相牵扯、互为稳定的关系。无论从哪个方位看去,都能看到圆木之间形成的三角形。以前的木匠师傅大多数没什么文化,更别提懂得"三角形具有稳定性"的定理,却能将定理熟练的应用在其中。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。

视线移到屋顶。在两边"山墙"最高处,横搭着一根树。树的长度和房子的宽一样。这根树是整座房子里最大最好最直的。称之为梁。梁是整座房子的主心骨,屋顶的重量全部压在它身上。以前村里建新房,当主体落成后,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上梁。一根刨得干干净净的大树被缓缓提上屋顶,待主梁安定后,主人家就会从屋顶向下撒糍粑。全村的人就在下面捡啊抢啊,场面既热闹又和谐。糍粑是圆形的,中间印有一朵红花。如果运气好的话,糍粑里可能镶有一枚硬币。当然,面值不会很大,最大的是一角,一分、两分的占多数。但这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巨款了。现在全是平房,上梁的风俗自然就消失了。

道了谢,走出店。来时只顾把视线集中在房屋上,却忽视了脚下。

儒林路整条街由一块块青石铺设而成。青石的规格不统一,有长方形、正方形、椭圆形、甚至还有不规则的。

由于长时间的踩踏,青石表面早已光滑无比了,已经看不出青石的原貌。如若遇到雨后,在阳光下,宛如一条闪着星光的河流。青石不平整,当你踩在上面,脚心会被隆起的部分顶住,不用担心会伤到脚,反而让你的脚心像足底按摩一样,一股酥麻感直通大脑,踩在青石上,脑海一下浮现出曾经车水马龙、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。时光就像摁下了暂停键,让人无限唏嘘。

一座城,一条老街,一些老屋,留下许多无法抹去的记忆,也留存了很多温暖的回忆。

"上街"的记忆

□黄炫忠

我的老家坐落于旧州古镇西面,距镇上并不远,不过里许的路程,隔着绿绿的田坝便可相望。沿着马路,不一会,便可步行到达小镇上。

儿时,闲着无事,我们常会三五成群的,到镇上瞎逛。有时,也会把平时认真捡拾收集的鸡毛、鸭毛、猪毛、铁器、塑胶之类的东西,拿到镇上供销社的收购站去卖,换取点小钱,买些零食解馋,或买点鞭炮、纸花、硫磺弹之类的小东西供玩乐之用。

那时,我们似乎都没有"镇子"的概念,一直都把镇上称作"街上",到镇上去,则称作"上街"。

印象中,那会儿"上街",让我记忆最深的,是四门街大多数人家都比较整洁干净。许多摆放在门口的小木凳,都洗得白白净净的,透过过道与窗扇瞟到的桌面、小饭甑等,也都白净得很。当时,我常跟随父亲去东街姑太家看望姑太,姑太那时已八十多岁了,她一头如丝般的银发,小脚,脸和手都白瘦得没有一丝血色,一身抄襟的窄袖"二码基"总是洗得干干净净,那白色的汗褟虽然旧,却是那样的白净。她独自一人生活,腿脚是摔伤了的,走路都要一手拄拐,一手扶凳。父亲说,姑太家原是比较殷实的人家,丈夫过世得早,两个女儿远嫁在水城。尽管如此,姑太家里的地却总是打扫得一尘不染,家具也抹整得干净锃亮,她随手扶移的那条齐腿高的凳子,和灶边那条高而宽的大板凳,由于长年的擦洗,更是干净洁白,几乎让人不忍去坐,生怕一不小心弄脏了。

早些年代,肥皂之类的化学洗涤用品,市面上是很少的,只有条件比较优越的人家才用得起。人们日常用于洗涤的,主要是沙泥、皂角之类的东西。所以,每天都会看到有人挑着沙泥,拉着嗓子在街上叫卖。皂角自然也是街头巷尾常见的售卖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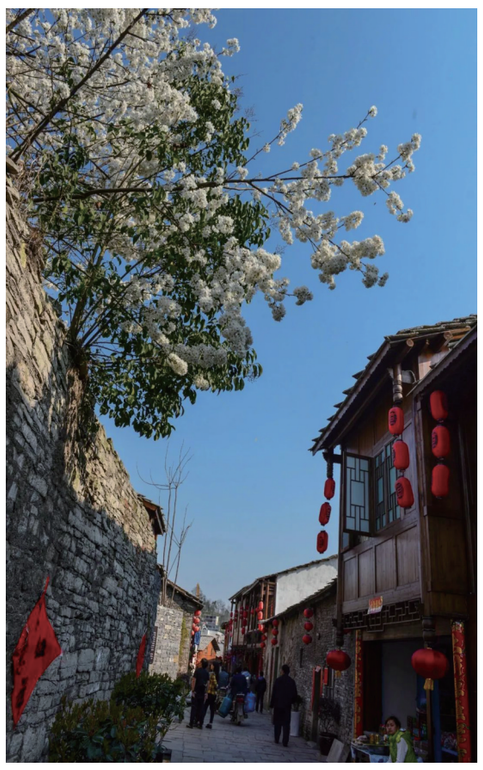
旧州街上叫卖的沙泥,主要来自于镇东邢江河边上的平寨村。沙泥看上去和白胶泥没什么两样,只是里面有着许多细细小小的沙子,有助于摩擦去污。新采的沙泥粘粘的,滋润而糍软,采挖的人把它揉成团后,打压成一小块一小块长方体的泥坯,齐整整的放到撮箕里,然后再挑到镇上叫卖,非常受镇上居民欢迎,几乎是家家必备,既经济又实惠。街上人家那些白白净净的桌凳、饭甑,都是用一块块的沙泥洗出来的。

街上人爱干净,应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。那些年代,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不怎么好,人们生活中的吃穿用度,都极普通平常,可多数人家,特别是那些"居民"身份的人家,讲究卫生的习惯却始终保持得很好,总能让人感觉出一种不一般的文明韵味和气质。

记忆中,有段时期,从四街上走过,家家户户的门上,都曾贴有一道道两三指宽的小红字条,上面工工整整地印着"最清洁""清洁"的字样,大约是那时社区为了鼓励住户保持讲卫生习惯,推行的一项评比措施吧!

此外,印象深刻的,还有回荡在街头巷尾的那些热糍粑、水晶包子的叫卖声。

叫卖热糍粑,主要是在清晨人们吃早餐之际。叫卖人总是男人,手抱一个油得发亮的木桶,里面放着刚打好热气腾腾的糍粑,用软软的油纸和白纱布密盖着,面上还压着几个装有加工好的豆沙、引子、豆面、砂糖的搪瓷缸和玻璃罐子。沿街叫卖中,不断有人前来购买,叫卖人放下木桶,用一只大腿支着,熟练而利索地轻轻掀起纱布油纸,按照买者钱的多少,操起油亮亮带弯的小角刀,准确地割下一坨,不需称量,然后包上少许豆沙或砂糖,裹上点引子或黄豆面,快速递到买者手中。叫卖的热糍粑,买的人多是熟客,四街转上一圈,一大半桶正好卖完,不会有剩余。



水晶包子是旧州北街吴氏独家发明的地方特色小吃。其实它就是用小麦面粉发酵后做成的糖包子,所不同的是,它颜色偏白,似乎是无碱的,蒸制中压成了稍扁的形状,再放到平底烙锅中加热稍作干烙,并浇上些许秦糖,使许多个互相粘连在一起,形成直径约五六十公分圆圆的一个大整体。端出来叫卖时,一般都是刚出锅,热腾腾的,一整板几十个,上面粘着的秦糖油亮油亮的。在街上叫卖,走不多远,就可全部卖完,根本不需四街游走。最喜欢吃的大都是孩童,所以,在学校的门口比较好卖。那时,尚在读初中的我,也是最喜欢吃吴家水晶包子的。当时一角钱一个,拿在手里,热热的,似包子又不像常规的包子,咬在嘴里,皮脆脆的,甜甜的,里面却松软绵实。后来,因吴氏没再做了,这种水晶包子也就在镇上绝迹了。

那些年上街,可解馋的,除水晶包子,留在记忆里的,还有几样东西。一种是油炸豌豆粑,一种是干炒葵花籽,一种是米凉粉。这几种东西可不是走着叫卖的,而是摆在商户门口、铺台上,或小摊上卖的。

油炸豌豆粑是旧州的特色小吃。它是把豌豆用水泡胀后,拌和上米浆,用圆形平底饭勺铺匀,送到滚烫的菜籽油里煎炸而成,大约有大碗底那么大,油黄油黄的,一角钱两个,放在口中一粒一粒细嚼,又脆又香。

干炒葵花籽说起来很普通,现在也一样。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主要是那时它的售卖方式。那时售卖葵花籽的,多是些老年妇人。炒好的葵花籽用小簸箕装着,用大中小三种杯子量着卖。大杯如现在的大玻璃茶杯,一杯一角钱;中杯有现在较大的玻璃酒杯大,一杯五分钱;小杯如现在的小瓷酒杯大,一小杯两分钱。大的玻璃杯中下部往往多缠有医用白胶布,时间长了,沾了汗渍灰尘,都变得脏墨脏墨的。起先我们都以为是杯子破损过,所以用胶布缠着,买了多次后才知道,原来是杯子底部垫了厚厚的纸,为不被买者知道,卖者故意用不透明的医用胶布将杯子中下部缠起来,遮挡住视线,以免被人发现,目的就是减少杯子的容量。当你把钱递给摊主,摊主往往还会假惺惺的尖着手,再撮上一小撮簸箕里的往杯上堆一下,做出很大方的样子,然后葵花籽快速倒入你牵着的衣袋中,接着又迅速的向簸箕里舀起一杯,生怕你看见了杯底垫着的那叠厚厚的纸,戳穿了她们的"阴谋"。不过,那些年月,市面上卖吃的较少,明知如此也还得买。也正因如此,我对当时街上炒卖的葵花籽,才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卖豌豆粑、葵花籽的小摊,吃过晚饭后也还会接着摆的。一盏玻璃煤油灯笼,在晚风中摇曳着,昏昏的陪着摊主。有时天气不好,她们还会打着油纸伞。这些小摊,要直到晚上,街上过往的行人慢慢稀少下去了,才会渐渐收去。

米凉粉是用稻米浆熬熟后做成的。凉粉摊上,摊主将熬熟后放入瓷盒中冷凝的凉粉团反扣于桌面上,然后用铁皮做成的抓子拉成条,放入小瓷碗中,一碗大约十来根,放点姜蒜水、酱油、酸醋、红油辣椒,即可食用,每碗一角钱。如要随吃,食量大点的可吃个二三十碗。不过那时钱贵,一般都只舍得吃个一碗,最多两碗,所以总觉得特别的香,吃过了不免还有些心欠欠的感觉。

儿时上街,总感觉是一件很惬意的事,会让你有一种走向闹市的欣喜,一种参观市井的冲动,一种体验文明的逸思。在儿时的印象里,街上就是一个集市,它有公家的门市,也有私家的小杂货店,还有许多的街头小摊,吃的,玩的,用的,都可购买得到;街上又是一个码头,它是周边许多村村寨寨人们外出、返乡和物资往来运输的集散地;街上是一个曾经的大户人家,虽然久经风雨,屋宇破败,可其门庭依然屹立,那些古旧的铺台、磨掉了棱角的院石台阶、庭前的门当户对、板壁上的绮窗花门、院中的艳花绿草,都显示着它门庭家世曾有的风光。

如今的旧州古镇,已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,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,镇容镇貌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市井繁荣,各种商品、美食、小吃推陈出新,琳琅满目。多年前镇上那些街头巷尾间的叫卖声,也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尘烟之中。然而,镇上住户爱整洁、讲卫生的习惯,仍一如既往的保持着,小镇给人的感觉仍是那样的儒雅文明、安静谐和,既有殷实的商贾味,也有浓厚的书香味,繁荣中透着宁静,匆忙中藏着悠闲,纷繁中带着井然。

贯城河景知多少

□陈文杰

望春台畔(落魂台贯城河)

偶览故城遗照,旧影模糊而乡愁满溢,昔日之景,若隐若现。孰知安顺昔日之美如斯乎?然时移世易,风景不再,令人慨叹。

黔中之安顺,往昔为商贾汇聚之地,城池蜿蜒九里九,山环水绕,贯城河穿城而过。桥梁与河流交相辉映,曲径通幽,波光粼粼,槐影摇曳,水波荡漾,柳絮飘舞。两岸翠竹绿树之间分布着寺庙、道观、亭台、楼阁。诸景由贯城河串珠成链,日有山里江南之景,夜有秦淮勾栏之韵。今按图索骥,再次神游旧时安顺。

静乐庵 在城内东北隅东水关侧,即今虹山水库大坝外侧清泰庵后园门上,现已不存。时静乐庵地接城垣,门临溪水,竹木苍翠,自化鲤桥远望,如在画图中。静乐庵左面曾有一方巨石,俗称"偏石板",形如砚台,文人墨客雅取"砚石"为名。砚石周边环境清雅秀美,曾被誉为郡城八景之一,名为"砚石生香"。安顺名士郭石农老宅位于砚石旁,故其以"砚山石农"为号。门径幽深,松竹秀丽,文人墨客,多吟玩于此。

化鲤桥 坐落在安顺府文庙右侧,又名项马桥,一孔,建于明嘉靖年间,东水入城第一桥,传说为项姓与马姓的两家人出资修建。民间讹称为"陷马桥"。《续修安顺府志》载,此桥北接双眼井,南通蔡衙街。双眼井因路中段有井双眼而得街名。维修河道,井已不存,街名也归合为金匮街。此桥是通往文庙(府学宫)的直达之路,桥名寓意"化鲤成龙",即乡人崇文尚儒的精神写照。

合和桥 安顺城内一座有故事的桥。城东、城西两关之水,汇流至李家花园两河交汇,原称三岔河,后因有一段传奇故事改称合和河。

据传清光绪年间,有兄弟二人为一田产起争,进而告官,历时九年,所费超过田产价值。安顺知府李盛卿上任首审此积案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终让兄弟和好,田产相让。两兄弟将该田产捐出,官府组织民众,在三岔河处修河堤,疏浚河道,添修河桥,不使两条河水对冲,顺流而下。此举皆大欢喜,李知府赞曰:"因合而和,善莫大焉。"遂题"合和河"三字刻于河堤上,从此,河以合和而名,人以合和而处,一城之民谦谦相待,崇圣贤而慕古风。乡中士绅于堤堰遍植花柳,莺歌燕舞,游人如织,遂为城中佳境。

昔日安顺名士郭石农有诗吟咏合和河:

东西二水作渊停,会向南流字是丁。只以碰头遭俗忌,遂因锁口变佳形。汇分白鹭中为堰,峡比黄牛下有汀。积土成山亏一篑,待增花柳即园亭。

太平桥 位于城东北河段之间,桥接炮台、儒林两街,旁有清真老寺一座,早晚礼拜声震半城,行人立于桥头顾盼皆景。正是:古木参天遮淡云,石桥卧听古兰经。流水无情东逝去,游人顾影相自怜。

熙春公园内景(观音阁)

熙春公园 地处安顺城西水关,园内石岩上有九级石塔一座,高约五米,立于古槐树下的石山之上,塔体雕刻风化漫漶,苔藓斑斑,玲珑古朴。该塔建于明朝成化年间。正观石塔数株古槐相围,身姿若隐若现。入夜月朗星稀,树影婆娑,虫叫蛙鸣,另有一番风情。

双桥(又名二桥) 位居城西水关普济桥、奋武桥之间。桥为单拱,孔径较小,桥面近水,雕栏低矮,游人可倚可坐。桥下浮萍逐波,水草摇曳,鱼游石隙,虾戏浅水;桥头两株老槐,遮阴蔽日,鸣蝉声声。津津闲人坐等夜来,一桥而渡炎凉,天人合一,闲适散淡的小城浮生日常,浓缩成一幅双桥风月图。

郡人诙谐,将双桥与普济桥相提并论,将桥长孔大的普济桥称为大桥,双桥称为二桥。虽少了几许骚人墨客的风情,倒是多了几分市井兄弟伙的亲热。

落虹台 位于东门桥北面,其南面街口紧邻老东门桥,与碧漾湾路口相对,北面街口接儒林路新桥。街长一百多米,其名之雅,使人联想到亦晴亦雨时之七色彩练。然而,在晚清至民国年间,这里成了暗娼集中之处,她们或藏于"私窝子",站于此处招揽嫖客,扭捏作态故弄风骚,登徒子失魂落魄,故有人将此称为"落魂台",又称为"望春台"。离东门桥不远处的老税关后楼人称"半虹楼"。登临凭栏可一览夕阳山色,小桥流水人家之景。民国四年,任可澄先生到此,曾留下"半虹楼"命名的匾额以及楹联:夕阳山色横危槛,夜雨河声上小楼。

潮音寺 位于安顺城外南关厢东头南端,其侧为南门河。明末僧芳远建庵堂一所,名曰"潮音庵"。咸同间,太平军进黔中,安顺守军恐庵堂距城咫尺,不利城守,下令拆毁。光绪初年,郡人复修鱼池、凉亭,改名"潮音寺"。在寺前开凿一池,引邻近南门河水入内,遍种莲花。前植松柳,后围石栏,栏两旁以木匾刻"柳荫""松月"。池右建水榭一座,架凌池中,名曰"水心亭"。水榭为四柱单檐亭阁式歇山攒尖顶建筑,窗开三面以眺池水,四面回廊以驻观瞻。以石为柱,柱上刻一联云:花覆亭前,水流石下。云飞天外,人在镜中。

水榭旁立一巨石,背镌"伴鸥闲处"四字,面刻里人郭石农《题潮音寺壁》古风一首,风景名胜和清幽雅怡。

南关东头潮音寺,水绕平田山作诗。一弯曲屈路通幽,隔绝法罳迹罕至。烟村四面见人家,怡然鸡犬与桑麻。武陵不知何处洞,孰从远水问桃花。绿柳作覆石门启,磬声遥出浓荫里。此处由来别有天,境入无遮任随喜。阿罗坦腹向我笑,旨证拈花参微妙。老僧一见话因缘,打破虚空口头禅。荡涤尘襟随处是,名山群谓可医俗。哪知别构出奇思,清幽更豁看山目。方塘半亩开如鉴,周以石栏围四面。种得芙渠叶田田,六月花开看不厌。看花宜上水心亭,亭建当中亦玲珑。此是米家书画舫,菱歌时向醉中听。愠解或借琴三迭,昼长亦消局一枰。知他游侣同携者,披襟坐爱晓峰青。屋小于舟唯所住,只在风波绝少处。偷得浮生便是闲,独以忘机伴鸥鹭。吁嗟乎!蛮触争变几沧桑,神仙世界总清凉。愿向此间分半席,翩跹蝶梦效蒙庄。

如今,政府出资打造虹湖景区,依山环水筑路修桥,造亭建郭,遍植花木。虹湖景区已成为市民晨练休憩之地,游人碧波泛舟,登高览胜之景,若有好事者留影百年存记,后来者当可称时之胜景也。

●办公室:0851-38118990 编辑部:0851-38118963 ●广告经营许可证:安工商字01103-0016 ●安顺工投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:安顺市经开区双阳工业园区内 ●零售价:1.50元 ●广告发布登记号编号(520400001)